

吳興沈

鎔選

第一集

國語文選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 作文用書

新文學研究法	二冊	五一角元
標準國語文法	一冊	四角
語體文法表解	一冊	三角
語體文作法	一冊	二角
駢體文作法	一冊	五角
論說文作法	一冊	二角
紀敘文作法	一冊	二角
書翰文作法	一冊	五角
作文虛字用法	一冊	二角
最淺學詩法	一冊	二角五分
最淺學詞法	一冊	四角
簡便作聯法	一冊	三角

■ 大東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七版

國語文選（第一集）

（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纂集者 吳興 沈鎔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分發行所
南京 遼寧 徐州
杭州 長沙 汕頭
廣州 梧州 重慶
北平 天津 南昌
漢口 開封 哈爾濱

▲此書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例言

自學制革新，於初級中學之國文科，應取何種教材？說者紛紜，莫衷一是。主用古文者，亦有主用近世文或國語文者。其實文章之妙，在乎精神，不在乎形式，儘可自由採擇，不必加以制限。惟是古文總集，坊葉已多，選購一二種，已足誦習；而近世文與國語文，名作有限，專集無幾，其散見於報章雜誌者，又東現一鱗，西現一爪，非加之剔擇，蒼萃成編，則不足以鑒學者之求。此本書之所由輯也。

本書所選，皆當代名人之作，以關於論學術，論宗教者爲多；其專涉某種主義者，雖學理精深，議論弘闊，概從割愛。何者？爲學之道，自有徑塗，未可躐等。如欲談馬克司主義者，須先有經濟之常識；欲明柏格森學說者，須先有哲學之根基。否則對之茫然，轉失文藝上之興味。且此種學科，自有專書，故不取焉。

本書凡分甲乙二種，每二十篇爲一輯。凡若干輯，文言入諸甲種，名近世文選；語體入諸乙種，名國語文選。曰甲曰乙者，係區別之辭，非等第之辭。讀者幸勿誤會，以爲抑語體而揚文言。

本書凡遇同類之論題，必集若干篇於一輯之中，雖或難，或解，或爲人辯護，或自寫己意，要皆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讀者於此，可以增進邏輯上之學識。

書中標點符號，悉仍原稿之舊。其有著作年月者，亦保存之，以便讀者明瞭作者某種之論調，蓋爲某時

期某事項而發也。

本書排印，雖細心校勘，然烏焉亥豕之誤，仍恐難免，惟望讀者逐時指教，俾再版時得以更正。

國語文選第一集目錄

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問的發達	章太炎
經的大意	章太炎
論諸子的大概	章太炎
道家法家均反對舊道德說	吳虞
黑子的勞農主義	吳虞
老子的政治哲學	高一涵
中國哲學的綫索	胡適
近世哲學的新方法	何思源
對於中國今日談哲學者之感念	傅斯年
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	梁啟超
先秦政治思想	梁啟超
羅塞爾的政治理想	張東蓀

斯賓塞爾的政治哲學·····	高一涵
達爾文學說及其趨勢·····	譚仲遠
生物學在學術界之位置·····	梁啓超
生物之起源·····	周建人
科學的起源和效果·····	王星拱
天文學底價值·····	匡互生
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	李大釗
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	梁啓超

國語文選

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問的發達

章太炎

六百年前，宋朝有簡文天祥說的『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十七史尚且無從說起，何況中國全部的學問，比十七史更廣？但教育的事，和博覽不同，更沒有到講學的地位。只是看人的淺深，見機說法，也就罷了。現在把中國開化的根苗，和近代學問發達的事蹟，對幾位朋友講講，就可以曉得施教的方法，也使那邊父兄子弟，曉得受教的門徑。

中國第一箇開化的人，不是五千年前的老伏羲麼？第一箇造文字的人，不是四千年前的老蒼頡麼？第一箇宣布歷史的人，不是二千四百年前的孔子麼？第一箇發明哲理的人，不是二千四百年前的老子麼？伏羲的事，並不能實在明白；現存的只有八卦，也難得去理會他。其餘三位，開了一箇法門，即使後來不能改變，並不是中國人頑固，其實也沒有改變的法子。

蒼頡造字，當初只有「指事」、「象形」兩件條例。甚麼叫做指事？就像上下兩箇字，古篆只作「𠄎」；不過是指箇方向。其餘數目字，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也叫做指事；和號碼也差不多。

其麼叫做象形？就像古篆日字作 $\odot$ ，月字作 𠄎 ，水字作 𣶒 ，火字作 火 ，是像他的形勢，所以叫做象形。

當初蒼頡造字的時候，只有這兩種例，字都是獨體的。蒼頡以後，就漸漸把兩箇字和合起來，變了合體的字，所以又有「形聲」，「會意」兩件條例。甚麼叫做形聲？一旁是字的形，一旁是字的聲；所以叫做形聲。譬如水有各項，不能統統都叫做水；自然別有一句話。要寫這箇字出來，若照著象形的例，仍還是箇 𣶒 字；不能分別。所以在水字旁又加一箇聲音去指定他。譬如江字水旁加箇工，河字水旁加箇可；水就是形，工和可就是聲。甚麼叫做會意？把兩箇字的意思和合起來成一箇意，這就叫做會意。譬如人旁加箇言字，就是信字；見得不信就不算人的話，只是狗吹鷄鳴一樣。止上加箇戈字，就是戔字（案楷書寫成武）；見得別人舉動干戈，我能去止住他，就是戔。這箇「捐事」，「象形」，「形聲」，「會意」四件條例，造字的法子略備了。

但是中國有一千六百萬方里的地面，（中國的本部，從黃帝到現在，有四千年，沒有甚麼大加減。）同是一句話，各處的聲氣自然不能一樣；所以後來又添出「轉注」一件條例來。甚麼叫做轉注？這一瓶水，展轉注向那一瓶去；水是一樣，瓶是兩箇；把這箇意思來比喻，話是一樣，聲音是兩種；所以叫做轉注。譬如有箇老字，換了一塊地方，聲音有點兒不同；又再造箇考字。有了這一件條例，字就

多了。但是人的思想，萬變不窮，說話也萬變不窮，卻往往就這箇意思移做別箇意思。所以一箇字往往包容得三四箇意思，又添出「假借」一件條例來。譬如令字，本來是號令，後來發號令的人，也就叫做令；不必別造一箇令字。長字本來是長短的長，後來看成年的人，比小孩兒身體長些，也就叫做長；年紀老的也叫長；做了官，在百姓的上，也就叫做長。有了這一件條例，字就省造許多。這箇「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六條例，併起來叫做六書。二千九百年前，周公做周禮的時候，就有六書的名目。不過蒼頡造字以後，誰人把獨體的字，合做合體的字？這箇卻沒有明據。蒼頡造的字，叫做古文；後來合體的字，也叫做古文。到二千七百年前，周朝有簡史籀，又把古文整理一番，改了許多新形，叫做「籀文」，也叫「大篆」。到二千一百年前，秦朝有簡李斯，又把大篆減省些，叫做「小篆」。那古文，大篆，小篆，三項，雖有不同，祇是略略改變。秦朝又把小篆減省，叫做「隸書」，現在通行的「楷書」，也這就是隸書。漢朝又把隸書減省，叫做「草書」，現在也是通行。當初用隸書草書的人，不過爲寫字煩難，想箇方便法門；不曉得通行以後，寫字就快，識字就難了。識字爲甚麼難呢？隸書形體方整，象形字都不象了。況且處處省筆，連這兩箇字是那兩箇字合起來的，都看不出，一點一畫，覺得沒有甚麼意思。小孩子識字的時候，不得不用強記，所以識字就

難。有說中國字何不改成拼音？我說這箇是全不合情理的話。歐洲各國本來地方不大，蒙古滿洲地方雖大，人數極少，合起來不過中國十六七縣的人口，一國的說話，聲氣自然一樣，所以可用拼音，那箇印度就不然，地方和中國本部差不多大，說話分做七十餘種，卻還要用拼音字，這一處的話，寫成了字，到那一處就不懂了，照這樣看來，地方小的，可以用拼音；地方大的，斷不能用拼音字。中國不用拼音字，所以北到遼東，南到廣東，聲氣雖然各樣，寫一張字，就彼此都懂得；若換了拼音字，莫說遼東人不懂廣東字，廣東人不懂遼東字，出了一省，恐怕也就不能通行得去，豈不是令中國分爲幾十國麼？況且古今聲氣略有改變，聲氣換了，字不換，還可以懂得古人的文理；聲氣換了，連字也換，就不能懂得古人的文理。且看英國人讀他本國三百年前的文章，就說是古文，難得了解；中國就不然，若看文章，八百年前宋朝歐陽修、王安石的文章，仍是和現在一樣，懂得現在的文章，也就懂得宋朝的文章。若看白話，四百年前明朝人做的水滸傳，現在也都懂得，就是八百年前宋朝人語錄，也沒有甚麼難解。若用了拼音字，連水滸傳也看不成，何況別的文章？所以爲久遠計，拼音字也是不可用的。有說拼音字寫起來容易，合體字寫起來難，這箇也不然。中國的單音語，一字祇有一音，就多也不過二三十筆，外國的複音語，幾箇音拼成一音，幾箇音連成一字，筆畫也很不少。中國人若是兼學草書，

寫起來只有比拼音字快，沒有慢的。有說拼音字容易識，合體字難識。這箇也不然。拼音字只容易識他的音，並不容易識他的義。合體字是難識他的音，卻是看見魚旁的字，不是魚的名，就是魚的事；看見鳥旁的字，不是鳥的名，就是鳥的事；識義倒反容易一點。兩邊的長短相校，也是一樣。原來六書的條例，最是精密，斷不是和埃及人只有幾箇象形字一樣。若說小孩子識字煩難，也有一箇方便法門，叫他易識：第一，要把說文五百四十箇部首，使他識得，就曉得造字的例，不是隨意湊成的，領會得一點，就不用專靠強記；第二，要懂得反切的道理，反切也是和拼音相近，但拼音只把這箇音當這箇字，反切卻是把音注在字旁，叫他容易喚出音來，並不是就把這箇音去代那箇字，所以反切與拼音用法不同，但前人做反切隨便把字取來使用，那箇能反切的字，尙且讀不準音，何況所反切的字，怎麼讀得準音呢？現前只照三十六字母，改換三十六箇筆畫最少的字，又照廣韻二百六韻，約做二十二韻，改換二十二箇筆畫最少的字：上字是紐（就是別國人喚做子音的），下字是韻（就是別國人喚做母音的），兩字一拼，成了反切，注在本字旁邊。大凡小孩子們識了五十八箇字，就箇箇字都反切得出來了。但聲音要照廣韻讀，果然不可用土音，也不可用北京音。土音果是各處不同，北京音也不算正音，都用不著。我以前曾將五十八箇字寫出，將來就可以用得哩！第三，要兼學草書，爲臨時快寫

的方便。但不可專用草書，不寫正字，草書不過是補助的東西罷了！至於當教習的朋友，總要備段注說文一部，廣韻一部，四聲切韻表一部，書譜一部，非但要臨時查檢，平日也要用心看看。最小的書，像文字蒙求（山東人王筠做的，只有薄薄一本）也好給學生講講。就曉得文字的妙處了。以上是論教文字的法子。

再說歷史，爲甚麼說孔子宣布歷史呢？以前中國的歷史，只有尚書，敘事不大周詳，年代也不明白。又還是貴族政體的時代，民間只識得字，通得文理，並沒有歷史讀。歷史只是給貴族讀的。孔子以前三百年的時候，纔得有春秋出來。用編年的體例，敘事都也周詳，卻還只許貴族讀的。孔子以前一百多年，山東有一箇齊國，宰相叫做管仲，頗要民間看看歷史，也只爲替他政府辦事，沒有別的好心腸。但那箇時候，民間看見春秋的是少得很。管仲想箇法子，凡有讀得春秋的，給他值二十兩黃金的衣服，五方里的田，看他的賞這樣重，就曉得讀春秋的少了。孔子也是由百姓起家，很不願意貴族政體，所以去尋著一箇史官，叫做老子，拜了他做先生。老子就把史書都給他看，又去尋著一箇史官，叫做左丘明。兩箇人把春秋修改完全，宣布出來，傳給弟子，從此民間就曉得歷史了。以前民間沒有歷史，歷史都藏在政府所管的圖書館。政府倒了，歷史也就失去。自從孔子宣布到民間

來，政府雖倒，歷史卻不會亡失，所以今日還曉得二三千年以前的事。這都是孔子的賜了。孔子以後三百多年，漢朝有一箇史官，叫做司馬遷，又做成一部史記。又過了一百多年，又有一箇史官，叫做班固，又做成一部漢書。那箇體裁是紀傳體，雖和春秋不同，但總是看箇榜樣，摹擬幾分。所以史記、漢書的事，仍復可以編排年月，後來人又照著史記、漢書的體做去，一代有一代的史，到如今有二十四史。假如沒有孔子，後來就有司馬遷、班固，也不能作史。沒有司馬遷、班固的史，也就沒有後來二十四史。那麼中國真是昏天黑地了！二十四史，現在稱爲正史。此外編年的史，一千六百年前，漢朝有一箇荀悅，做一部漢紀。一千四百年前，晉朝有一箇袁宏，做一部後漢紀。九百年前，宋朝有一箇司馬光，做一部資治通鑑。就是從春秋以後到宋朝以前爲止，歷代的事都有了。一百年前，有一箇邵晉涵，替畢沅做一部宋元通鑑。這種都是編年的書，比看正史略爲簡便。但是典章文物，不如正史詳明。此外還有紀事本末體，是七百年前宋朝袁樞開頭，摹仿尚書。近來有七種紀事本末，比看編年體更簡便，只是要緊的事，並不在事體大小，紀事本末，只有大事，沒有小事，就差了。至於典章制度的書，是仿周禮、儀禮、禮記做的。一千一百年前，唐朝有箇杜佑，做了一部通典，算第一美備。後來還有通志，通考，比通典萬萬不如，合起叫做三通。還有續三通，到清朝的三通，合起叫做九通。這

四種書都是最大的歷史。論開頭的，只是孔子一人。所以孔子是史學的宗師，並不是甚麼教主。史學講人話，教主講鬼話，鬼話是要人愚，人話是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中國人留心歷史的多，後來卻落箇守舊的名目。不曉得歷史的用處，不專在乎辦事，只是看了歷史，就發出許多愛國心來，是最大的用處。至於辦事，原是看形勢變遷，想箇補救的法子，歷史不過做箇參考，原不是照著他做。卻是中國歷史上的美事，現在人都不經意，不過看了些奇功偉業，以為辦事可以頃刻而成，這真是顛倒的見了。還有人說，中國的歷史，只是家譜一樣，沒有精采。又說，只載了許多戰爭的事，道理很不彀。這種話真是可笑極了，中國並沒有鬼話的宗教，歷史自然依帝王朝代排次，不用教主生年排次，就是看成家譜，總要勝那箇鬼譜。以前最好的歷史，像春秋，史記，漢書，學術，文章，風俗，政治，都可考見，又豈是家譜呢！後來歷史雖是漸漸差了，但所載總不止戰爭一項，畢竟說政治的得失，論人物的高下，占了大半。講戰爭的能有多少呢？可笑那班無識的人，引了一個英國斯賓塞的亂話，說歷史載的，都是已過的事，譬如鄰家生了一隻小貓，問他做甚麼？不曉自己本國的歷史，就是自己家裏，並不是鄰家，鄰家就是外國，外國史也略要看看，何況本國史呢！過去的事，看來像沒有甚麼關痛癢，但是現在的情形，都是從過去漸漸變來，凡事看了現在的果，必定要求過去的因，怎麼可以置之不論呢！

至於別國人講的社會學，雖則也見得幾分因果，只是他這簡理，總合不上中國的事，又豈可任他瞞過麼？又有人說，中國的歷史，不合科學，這種話更是好笑。也不曉他們所說的科學，是怎麼樣？若是開卷說幾句「歷史的統系，歷史的性質，歷史的範圍」，就叫做科學，那種油腔滑調，彷彿是填冊一樣，又誰人不會說呢！歷史本來是繁雜的，不容易整理，況且體裁又多，自然難得分析；別國的歷史，只有紀事本末一體。中國卻有紀傳，編年，紀事本末，典章制度，四大體，此外小小的體，更有無數。科條本來繁雜，所以難得清理。但是一千二百年前，唐朝劉知幾做的史通，科判各史，極其精密，斷非那幾句油腔滑調去填的可比。要問誰算科學？誰不算科學呢？至於學堂教科所用，只要簡約，但不能說教科適宜的，就是科學，這箇也容易了解。若說合科學的歷史，只在簡約，那麼合了科學，倒不得不「削趾適履」，卻不如不合科學的好。試看別國沒有編年的史，能穀把希臘以來，一年一年的事，排比得清楚麼？沒有紀傳的史，能穀把不關政治的人，詳載在史中麼？至於別國的哲學史，就像中國學案一樣；別國的文學史，就像中國文士傳一樣；那又別是一種，不能說有了這種書，正史上就可不載。這樣看來，中國歷史的發達，原是世界第一，豈是他國所能及的。但是一千年來的正史，卻有過於繁碎的病，所以人說看宋史，元史，不如看宋元通鑑，也有一理。現在爲教育起見，原是要編一種簡約

的書。這箇本來不是歷史，只是歷史教科書。所以說教育的事，不能比講學的事；教科的書，不能比著作的書；歷史教科書，果然沒有好的，初學的也將就可用。凡是當教習的朋友，總要自己的知識，十倍于教科書，纔可以補書上的不及。大概通鑑輯覽必是看過，最喫緊的是四史，必是要看。此外日知錄也是有用。有這種知識，就可以講歷史。將來的結果，到學生能看這幾部書，就很好了。以上是論教歷史的法子。

至于哲理，那就深了一層，但書沒有歷史的繁，這倒是簡易一點。中國頭一箇發明哲理的，算是老子。老子的學問，漢書藝文志說道出于史官，原來老子在周朝，本是做藏史，所以人事變遷，看得分明。老子這一派，叫做道家。三千五百年前，商朝的伊尹；二千九百年前，周朝的老公；二千五百年前，周朝的管仲；本來都是道家。伊尹太公的書，現在沒了。管仲還有部管子，留到如今，但管仲兼雜陰陽一派，有許多鬼話。老子出來，就大翻了。並不相信天帝鬼神和占驗的話。孔子也受了老子的學說，所以不相信鬼，只不敢打掃乾淨。老子就打掃乾淨。老子以後，有二百年，莊子出來，就越發駁逸不羣了。以前論理論事，都不大質驗，老子是史官出身，所以專講質驗。以前看古來的帝王，都是聖人，老子看得穿他有私心。以前看萬物都有箇統系，老子看得萬物沒有統系。及到莊子齊物

論出來真是件件看成平等照這箇法子做去，就世界萬物各得自在，不曉怎麼昏愚的道士，反用老子做把柄，老子的書現在再也不能附會上去。還有人說老子好講權術，也是錯了。以前伊尹、太公、管仲，都有權術，老子看破他們的權術，所以把那些用權術的道理，一概揭穿，使後人不受他的欺罔。老子明明說的『正言若反』，後來人卻不懂老子用意，若人人都解得老子的意，又把現在的人情參看參看，凭你蓋世的英雄，都不能牢籠得人，惟有平凡人倒可以成就一點事業，這就是世界公理大明的時候了。解老子的，第一是韓非子（在老子後有三百光）景解老，喻老兩篇，說得最好。後來還算王弼（在一千五百年前三國魏朝），河上公的注，原是假託，傅奕的注（在一千二百年前唐朝時候），更不必說。老子傳到孔子，稱為儒家，大意也差不多。不過拘守繩墨，眼孔比老子要小得多。孔子以後一百多年有孟子，孟子以後五六十年有荀子，孟子放任一點兒，學問上卻少經驗。荀子比孟子嚴整得多，學問上又多經驗，說話又多條理。荀子的見解，和莊子純然相反，但是正名，解蔽兩篇，是荀子學問最深的所在。後來人也都不解老子不看重豪傑，只要「以正治國」。正是甚麼？就是法律。這一點，荀子卻相近些。後來變出一種法家，像韓非子，本來是荀子的門徒。又是深於老子的，可惜一味嚴厲，所以史記上說，「老子深遠」，「見得韓非也不及了」。儒家從孔子以後，又流出一派名